

不計較菩薩

歡喜培福的余錫金

編輯組採訪整理

晚間八點，垃圾車的音樂正由遠而近。巷弄裡的街坊鄰居們，等立在街道兩旁，閒話家常。紫竹林精舍停車場前，有個身影，早推著垃圾收集車，在此守候著。收集車裡，垃圾歸垃圾，回收是回收，這堆與那堆，一點兒也不含糊。「今天為什麼要給你拍照？擺一個姿勢，照卡緣投咧。」因為突然出現的相機閃光，接過垃圾的環保員站在車上，笑開了臉，對著那推著收集車的身影喊道。而這個每天同一時間出現在垃圾車旁的身影，就是余錫金。



(繪圖／鍾顧隆)

自從精舍進行整修，大量廢棄物急需處理。每天晚上，余錫金總是騎著摩托車準時報到。整理、清運、接著安板後的巡邏。幾個月來，總是看他風雨無阻，歡喜踴躍地培福。「反正這時陣在厝，嘛是看電視。愈看頭殼愈轉，嚟知會轉去哪裡。卡輪摩托車踏著，來精舍見世尊，什麼都不會亂想。」因緊張而冒著汗的余錫金開口講著：「來培福的感覺真好，一點也不感覺累，也不覺得髒。來這裡做這些真歡喜。」熱切的心，雀躍的表情，余錫金的樂天與淳厚熱情，藏掩不住地渲染開來。人情的矯飾沉重，彷彿在他的周圍化開，只留下單純的心靈交通。

幾年前，余錫金還是貨運司機，南南北北地跑車。抽煙、賭博、喝酒樣樣來，當然檳榔是少不了。九十幾公斤的身材，加上暴躁的脾氣，家裡幾個孩子看到他，就像見到兇神惡煞般地害怕。那時，他的同修已經就讀精舍研讀班。同修常勸他一起報名上課。但他總認為：家裡已安奉了神明，學佛太太學，自己燒香拜拜就好。後來太太極力邀請他：「不讀書先來幫忙啊。」自民國88年起，余錫金便開始來精舍培福。指揮交通、掃地搬運、法會活動等等，余錫金愈做愈喜歡。他常說：「和學佛的這群人一起做事不一樣。」余錫金發現培福有趣的地方，也發現學佛的朋友和世間朋友不一樣之處。

民國89年，社會刮起飊車歪風，青少年飊車以砍人為樂的事，時有所聞。那天晚上，余錫金騎著機車回家，只聽見身後一陣叫囂喧鬧，感覺頭上被東西猛得轟了一下，隨即不省人事。昏迷期間，余錫金的同修每天來精舍，虔敬地向佛菩薩祈求著。七天之後，奇蹟出現，余錫金竟從昏迷中清醒，身體也漸漸地復原。

為什麼願意來讀研讀班，余錫金談起了這段往事，激動地說：「同修告訴我，我的命是佛菩薩撿回來的，應該要來感謝佛菩薩。我也是這麼想。所以民國92年，就來報讀研讀班。」今年六月，余錫金將升上高級班，成為名副其實的學長。「因為在這裡培福很久了，大家常看到我，都叫我學長，我都要趕快說我不是學長。」余錫金半掩著口，靦腆地說。「大家以為我早已從研讀班畢業。其實我以前只是歡喜培福。現在除了培福外，也是和大家一起上課學習的同學。」

自從親近精舍學佛，余錫金改掉許多不良嗜好。「我想到世尊為眾生這麼艱苦，而我這麼好命。就想：自己這些壞習慣為什麼不改？」於是以往抽煙喝酒種種不良習慣，余錫金一個一個慢慢改正過來。一般人認為困難的戒煙，他很有心得地說：「心裡不要刻意地想起抽煙，不要念著要抽煙，就不會很難。吃素也一樣。我吃素後，瘦了二十幾公斤咧。呵，人家都說我愈看愈年輕。」如果是酒肉朋友來找，在一次、兩次的拒絕後，便與這些朋友自然疏遠。少了一些外緣，余錫金有更多的時間，可以回來精舍培福精進。

法師上課或共修時的開示，余錫金總是撿拾在心，身體力行外，回家後還會與同修、孩子們分享。「看到兒子的鞋子踢得亂七八糟，我告訴他們，精舍師父說：『鞋子擺正，心也是正的。』鞋子沒擺好，表示你的心很亂，到社會上，一樣會鑽東鑽西。心如果歪慣了，將來要偏去哪裡都不知道。兒子們聽了，也覺得師父說得有道理。」學佛後的余錫金，不再是當年一臉兇巴巴的爸爸。改掉壞習慣，體重減輕許多的他，臉上多了笑容與柔軟。體會父親學佛的轉變後，幾個孩子也跟著他一起到精舍當志工，並報名研讀班上課。「現在我們家

是佛教家庭。家裡的人和和樂樂，兒子很孝順，我每天到精舍培福又很快樂，真的很滿足。」

每天早晚，余錫金都會跟著同修一起誦經禮佛。同修流利地背誦著經文，他捧著經本，在一旁跟著念。對於家中供奉的神明，他同樣心懷恭敬。「在精舍，我學很多。有不懂的地方，法師和同學們都會教我。」余錫金興奮地談起學長們如何和他分享做早晚課，法師們怎樣為他解惑指引，甚或只是簡單的一句提醒：吃素也要注意營養。他都高興地認為旁人教他許多，自己也學到很多。

一場意外，改變了余錫金，他的生命因此得以真正清醒。一念單純「報恩」的心，讓他與佛菩薩結上法緣，與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人結了善緣。現在已經退休的他，又認養了許多培福地點。只要有需要的地方——清水溝，掃廁所，甚至是掃大殿或廁所裡的蜘蛛網，他也樣樣做得認真而歡喜。「有人開我玩笑：『雖然你一天照三餐來精舍報到，但是佛陀不會因此就在功德簿上記三筆。一天裡不管來幾次，就是記一筆，不會多給你。』呵，我只是感覺，應該『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。』精舍是大家的，佛教也是大家的。」

什麼都樂於承擔、什麼也不計較的余錫金，有沒有什麼會婉拒排斥的呢？「站在台上講話。」「我最怕這項。你們不會是要我上台講話吧？」他的表情，忽然緊張了起來。

也許有一天，你可能會看見余錫金站在台上，分享那段自稱「五專」的荒謬日子，與學佛後的改變：「『五專』，除了上面說過的，我那不可說的『專』早丟棄在一邊了，真是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。」